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

背手為雲覆手雨，紛紛輕薄何須數？君看管鮑貧時交，此道今人棄如土。

昔時，齊國有管仲，字夷吾；鮑叔，字宣子，兩個自幼時以貧賤結交。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下信用顯達，舉薦管仲為首相，位在己上。兩人同心輔政，始終如一。管仲曾有幾句言語道：「吾嘗三戰三北，鮑叔不以我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吾嘗三仕三見逐，鮑叔不以我為不肖，知我不遇時也。吾嘗與鮑叔談論，鮑叔不以我為愚，知時有利不利也。吾嘗與鮑叔為賈，分利多，鮑叔不以我為貪，知我貧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！」所以古今說知心結交，必曰「管鮑」。

今日說兩個朋友，偶然相見，結為兄弟，各捨其命，留名萬古。春秋時，楚元王崇儒重道，招賢納士。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歸者，不可勝計。西羌積石山，有一賢士，姓左，雙名伯桃，幼亡父母，勉力攻書，養成濟世之才，學就安民之業。年近四旬，因國中諸侯互相吞並，行仁政者少，恃強霸者多，未嘗出仕。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，遍求賢士，乃攜書一囊，辭別鄉中鄰友，逕奔楚國而來。迤邐來到雍地，時值隆冬，風雨交作。有一篇《西江月》詞，單道冬天雨景：

習習悲風割面，濛濛細雨侵衣。催冰釀雪逞寒威，不比他時和氣。山色不明常暗，日光偶露還微。天涯游子盡思歸，路上行人應悔。

左伯桃冒雨盪風，行了一日，衣裳都沾濕了。看看天色昏黃，走向村間，欲覓一宵宿處。遠遠望見竹林之中，破窗透出燈光。逕奔那個去處，見矮矮籬笆，圍著一間草屋。乃推開籬障，輕叩柴門。中有一人，啟戶而出。左伯桃立在檐下，慌忙施禮曰：「小生西羌人氏，姓左，雙名伯桃，欲往楚國。不期中途遇雨，無覓旅邸之處。求借一宵，來早便行，未知尊意肯容否？」那人聞言，慌忙答禮，邀入屋內。伯桃視之，只有一榻，榻上堆積書卷，別無他物。伯桃已知亦是儒人，便欲下拜。那人云：「且未可講禮，容取火烘乾衣服，卻當會話。」當夜燒竹為火，伯桃烘衣。那人炊辦酒食，以供伯桃，意甚勤厚。伯桃乃問姓名。其人曰：「小生姓羊，雙名角哀，幼亡父母，獨居於此。平生酷愛讀書，農業盡廢。今幸遇賢士遠來，但恨家寒，乏物為款，伏乞恕罪。」伯桃曰：「陰雨之中，得蒙遮蔽，事兼一飲一食，感佩何忘！」當夜，二人抵足而眠，共話胸中學問，終夕不寐。

比及天曉，淋雨不止。角哀留伯桃在家，盡其所有相待。結為昆仲，伯桃年長角哀五歲，角哀拜伯桃為兄。一住三日，雨止道乾。伯桃曰：「賢弟有王佐之才，抱經綸之志，不圖竹帛，甘老林泉，深為可惜。」角哀曰：「非不欲仕，無奈未得其便耳。」伯桃曰：「今楚王虛心求士，賢弟既有此心，何不同往？」角哀曰：「願從兄長之命。」遂收拾些小路費糧米，棄其茅屋，二人同望南方而進。

行不兩日，又值陰雨。羈身旅店中，盤費罄盡。只有行糧一包，二人輪換負之，冒雨而走。其雨未止，風又大作，變為一天大雪。怎見得？你看：

風添雪冷，雪趁風威。紛紛柳絮狂飄，片片鵝毛亂舞。團空攪陣，不分南北西東；遮地漫天，變盡青黃赤黑。探梅詩客多清趣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

二人行過歧陽，道經梁山，問及樵夫，皆說：「從此去百餘里，並無一人煙，盡是荒山曠野，狼虎成群，只好休去。」伯桃與角哀曰：「賢弟心下如何？」角哀曰：「自古道：『死生有命。』既然到此，只顧前進，休生退悔。」又行了一日，夜宿古墓中。衣服單薄，寒風透骨。

次日，雪越下得緊，山中仿佛盈尺。伯桃受凍不過，曰：「我思此去百餘里，絕無人家；行糧不敷，衣單食缺。若一人獨往，可到楚國；二人俱去，縱然不凍死，亦必餓死於途中。與草木同朽，何益之有？我將身上衣服脫與賢弟穿了，賢弟可獨賚此糧，於途強掙而去。我委的行不動了，寧可死於此地。待賢弟見了楚王，必當重用，那時卻來葬我未遲。」角哀曰：「焉有此理？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，義氣過於骨肉。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？」遂不許，扶伯桃而行。行不十里，伯桃曰：「風雪越緊，如何去得？且於道旁尋個歇處。」見一株枯桑，頗可避雪。那桑下只容得一人，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。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，煎些枯枝，以禦寒氣。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來，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地，渾身衣服，都做一堆放著。角哀大驚，曰：「吾兄何為如此？」伯桃曰：「吾尋思無計，賢弟勿自誤了，速穿此衣服，負糧前去，我只在此守死。」角哀抱持大哭曰：「吾二人死生同處，安可分離？」伯桃曰：「若皆餓死，白骨誰埋？」角哀曰：「若如此，弟情願解衣與兄穿了，兄可賣糧去，弟寧死於此！」伯桃曰：「我平生多病，賢弟少壯，比我甚強；更兼胸中之學，我所不及。若見楚君，必登顯宦。我死何足道哉！弟勿久滯，可宜速往。」角哀曰：「今兄餓死桑中，弟獨取功名，此大不義之人也，我不為之。」伯桃曰：「我自離積石山，至弟家中，一見如故。知弟胸次不凡，以此勸弟求進。不幸風雨所阻，此吾天命當盡。若使弟亦亡於此，乃吾之罪也。」言訖，欲跳前溪覓死。角哀抱住痛哭，將衣擁護，再扶至桑中。伯桃把衣服推開。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，但見伯桃神色已變，四肢厥冷，口不能言，以手揮令去。角哀尋思：「我若久戀，亦凍死矣。死後誰葬吾兄？」乃於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：「不肖弟此去，望兄陰力相助。但得微名，必當厚葬。」伯桃點頭半答，角哀取了衣糧，帶泣而去。伯桃死於桑中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寒來雪三尺，人去途千里。  
長途苦雪寒，何況囊無米？  
並糧一人生，同行兩人死；  
兩死誠何益？一生尚有恃。  
賢哉左伯桃！隕命成人美。

角哀捱著寒冷，半饑半飽，來至楚國，於旅邸中歇定。次日入城，問人曰：「楚君招賢，何由而進？」人曰：「宮門外設一賓館，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。」角哀逕投賓館前來，正值上大夫下車。角哀乃向前而揖。裴仲見角哀衣雖襤褸，器宇不凡，慌忙答禮，問曰：「賢士何來？」角哀曰：「小生姓羊，雙名角哀，雍州人也。聞上國招賢，特來歸投。」裴仲邀入賓館，具酒食以進，宿於館中。

次日，裴仲到館中探望，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，試他學問如何。角哀百問百答，談論如流。裴仲大喜，入奏元王。王即時召見，問富國強兵之道。角哀首陳十策，皆切當世之急務。元王大喜，設御宴以待之，拜為中大夫，賜黃金百兩，彩緞百疋。角哀再拜流涕。元王大驚而問曰：「卿痛哭者何也？」角哀將左伯桃脫衣並糧之事，一一奏知。元王聞其言，為之感傷。諸大臣皆為痛惜。元王曰：「卿欲如何？」角哀曰：「臣乞告假，到彼處安葬伯桃已畢，卻回來事大王。」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為中大夫，厚賜葬資，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。

角哀辭了元王，逕奔梁山地面。尋舊日枯桑之處，果見伯桃死尸尚在，顏貌如生前一般。角哀乃再拜而哭，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，卜地於浦塘之原：前臨大溪，後靠高崖，左右諸峰環抱，風水甚好。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尸，穿戴大夫衣冠；置內棺外槨，安葬起墳；四周築牆栽樹；離墳三十步建享堂，塑伯桃儀容；立華表，柱上建牌額；牆側蓋瓦屋，令人看守。

造畢，設祭於享堂，哭泣甚切。鄉老從人，無不下淚。祭罷，各自散去。角哀是夜明燈燃燭而坐，感嘆不已。忽然一陣陰風颯颯，燭滅復明。角哀視之，見一人於燈影中，或進或退，隱隱有哭聲。角哀叱曰：「何人也？輒敢夤夜而入！」其人不言。角哀起而視之，乃伯桃也。角哀大驚，問曰：「兄陰靈不遠，今來見弟，必有事故。」伯桃曰：「感賢弟記憶，初登仕路，奏請葬吾，更贈重爵，並棺槨衣衾之美，凡事十全。但墳地與荊軻墓相連近，此人在世時，為刺秦王不中被戮，高漸離以其尸葬於此處。神極威

猛。每夜仗劍來罵吾曰：『汝是凍死餓殺之人，安敢建墳居吾上肩，奪吾風水？若不遷移他處，吾發墓取尸，擲之野外！』有此危難，特告賢弟。望改葬於他處，以免此禍。」角哀再欲問之，風起，忽然不見。角哀在享堂中，一夢驚覺，盡記其事。

天明，再喚鄉老，問：「此處有墳相近否？」鄉老曰：「松陰中有荊軻墓，墓前有廟。」角哀曰：「此人昔刺秦王，不中被殺，緣何有墳於此？」鄉老曰：「高漸離乃此間人，知荊軻被害，棄尸野外，乃盜其尸，葬於此地。每每顯靈。土人建廟於此，四時享祭，以求福利。」角哀聞言，遂信夢中之事。引從者逕奔荊軻廟，指其神而罵曰：「汝乃燕邦一匹夫，受燕太子奉養，名姬重寶，儘汝受用。不思良策以副重托，入秦行事，喪身誤國。卻來此處驚惑鄉民，而求祭祀！吾兄左伯桃，當代名儒，仁義廉潔之士，汝安敢逼之？再如此，吾當毀其廟，而發其塚，永絕汝之根本！」罵訖，卻來伯桃墓前祝曰：「如荊軻今夜再來，兄當報我。」歸到享堂，是夜秉燭以待。果見伯桃哽咽而來，告曰：「感賢弟如此，奈荊軻從人極多，皆土人所獻。賢弟可束草為人，以彩為衣，手執器械，焚於墓前。吾得其助，使荊軻不能侵害。」言罷不見。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為人，以彩為衣，各執刀槍器械，建數十於墓側，以火焚之。祝曰：「如其無事，亦望回報。」

歸到享堂，是夜聞風雨之聲，如人戰敵。角哀出戶觀之，見伯桃奔走而來，言曰：「弟所焚之人，不得其用。荊軻又有高漸離相助，不久吾尸必出墓矣。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，免受此禍。」角哀曰：「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！弟當力助以戰之。伯桃曰：「弟，陽人也，我皆陰鬼；陽人雖有勇烈，塵世相隔，焉能戰陰鬼也？雖芻草之人，但能助喊，不能退此強魂。」角哀曰：「兄且去，弟來日自有區處。次日，角哀再到荊軻廟中大罵，打毀神像。方欲取火焚廟，只見鄉老數人，再四哀求曰：「此乃一村香火，若觸犯之，恐貽禍於百姓。」須臾之間，土人聚集，都來求告。角哀拗他不過，只得罷了。

回到享堂，修一道表章，上謝楚王，言：「昔日伯桃並糧與臣，因此得活，以遇聖主。重蒙厚爵，平生足矣，容臣後世盡心圖報。」詞意甚切。表付從人，然後到伯桃墓側，大哭一場。與從者曰：「吾兄被荊軻強魂所逼，去住無門，吾所不忍。欲焚廟掘墳，又恐拂土人之意。寧死為泉下之鬼，力助吾兄，戰此強魂。汝等可將吾尸葬於此墓之右，生死共處，以報吾兄並糧之義。回奏楚君，萬乞聽納臣言，永保山河社稷。」言訖，掣取佩劍，自刎而死。從者急救不及，速具衣棺殯殮，埋於伯桃墓側。

是夜二更，風雨大作，雷電交加，喊殺之聲，聞數十里。清曉視之，荊軻墓上，震烈如發，白骨散於墓前。墓邊松柏，和根拔起。廟中忽然起火，燒做白地。鄉老大驚，都往羊、左二墓前，焚香展拜。從者回楚國，將此事上奏元王。元王感其義重，差官往墓前建廟，加封上大夫，敕賜廟額曰「忠義之祠」，就立碑以記其事，至今香火不斷。荊軻之靈，自此絕矣。土人四時祭祀，所禱甚靈。有古詩云：

古來仁義包天地，只在人心方寸間。

二土廟前秋日淨，英魂常伴月光寒。